

略論漢代葬玉的觀念

黃建淳*

提 要

近年隨著考古技術的發達，發掘大量的出土玉器，使玉文化的學術研究益顯重要。玉器在中華文明的演進中，雖歷經各時代的推移變化，然其魅力卻未嘗稍減，反而因具深邃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氣質，不但奇葩競放，更能歷久彌新。

漢代（公元前 206 - 公元 220 年）在中國玉器發展史上，係一承先啟後的高峰期，創造了特有的藝術風格，尤以禮儀用玉和喪葬用玉的古典玉器最為可觀。當代中外學人曾對漢玉作不少深度的研究，並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本文擬以喪葬用玉為主要範疇，並依據考古資料和文獻史載相互勘考，進而分析演繹與斯時葬俗的相互關係，冀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供若干不同角度的見解以資補充，並賦予恰如其份的評價。

關鍵詞：斂葬 葬玉 玉衣 玉九竅塞 玉琀 玉握 玉覆面 玉棺 玉璧

壹、前言

用玉斂葬的習俗，古來有之，歷史久遠。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即發掘不少相關的「葬玉」，如良渚文化出土大量各式的玉璧、玉琮及玉片、玉珠遍施棺內，令人矚目；¹山東龍山文化 203 號墓發現，墓主口藏玉琀，手腕上置有鳥形玉飾和若干玉珠，頗耐人尋味。²他如殷商時期的葬玉，除了玉蟬、玉珠外，還有玉魚、玉管、玉貝等愈形豐富。³西周時期，貴族入斂隨葬的玉器更為多元，如玉鴞、玉戈、玉鉞、玉璧、玉琮、玉璜、玉柄形器等不一而足，⁴另從考古上發現，中期穆王時，更見綴玉幘目的使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¹ 如所刊布的墓葬，一為浙江省餘杭縣反山 23 號墓，另一為江蘇省武進縣寺墩 3 號墓，其隨葬玉器幾皆為大小不同的玉璧，或長短不一的玉琮，有一定秩序的由上而下，分佈於棺槨的主要位置。參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2 月），圖版 3-4。

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膠縣三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39-41。

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掘報告 1958-1961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258，圖版七〇。

⁴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洪洞縣文化館，〈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 期，頁 3-4、13；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墓第二次發掘〉，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12 期，頁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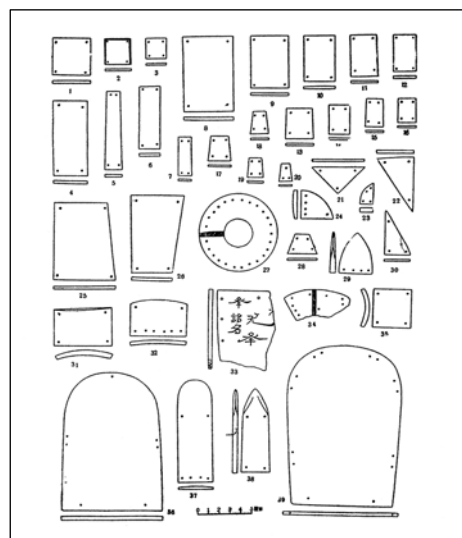
用，⁵至晚期，如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所見，已發展成結構複雜、組合關係清晰的綴玉帔目（為行文之便，下以「玉覆面」稱謂）。⁶時至東周，儒家提倡「君子貴玉」，是以玉比為君子之德，「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已為貴族習尚，故隨葬玉器不但數量眾多、形制也趨於繁複。知名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⁷洛陽中州路東周墓群等，⁸凡斂葬用玉包羅萬象，如各式肖生動物的玉玲，並發展出接近或類同五官面形的玉覆面，以及種類繁多的玉握、玉九竅塞等，此見先秦時期，用玉斂葬的貴族實繁有徒不勝枚舉。

漢代尊儒，主孝厚葬，又崇道求仙，事死如生，故喪葬用玉在漢代的發展可觀，在玉器文化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由於各個貴族的葬玉種類複雜，更難以偏概全，是以本文僅列舉犖犖大者以為多數的通俗，如玉衣、玉九竅塞、玉玲、玉握、玉覆面、玉棺等六類，依序考釋如後。

貳、玉衣

「玉衣為斂」，玉衣係漢代皇帝或皇親國戚逝世後所穿的殮服。其最初的結構，應從先秦的綴玉帔目（玉覆面）逐漸演化而來。位於山東臨沂西漢早期的劉疵墓，出土了玉帽、玉頭罩、玉手套、玉鞋等各部位的玉器，皆由大小不同的玉片以金縷編綴而成。⁹（線圖一）類此尚缺上衣及袴褲的不完備玉衣，可能是初階草創的形制，也是嗣後玉衣改善成配套完備的依據。

檢閱《漢書》、《後漢書》等相關文獻，不乏涉及玉匣（玉衣）的記載，但完備無缺的玉衣究為何狀，既無圖可考，更難憑空憶惻而窺悉。至 1968 年，河北滿城中王靖王劉勝夫婦墓發掘後，出土的



線圖一 邊緣鑽有小孔俾以綴成玉衣的各式玉片

摘自《中國古玉圖釋》，頁 369

⁵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 11 期，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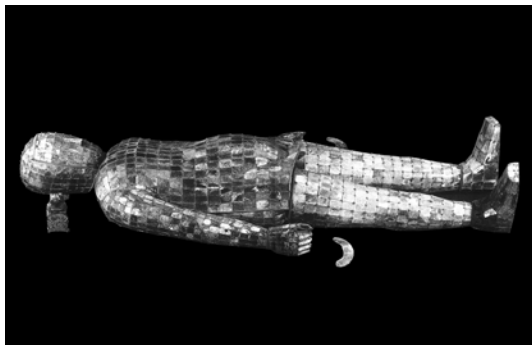
⁶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1 期，圖 33、38。

⁷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上冊，圖二五一，1；下冊，彩版二〇，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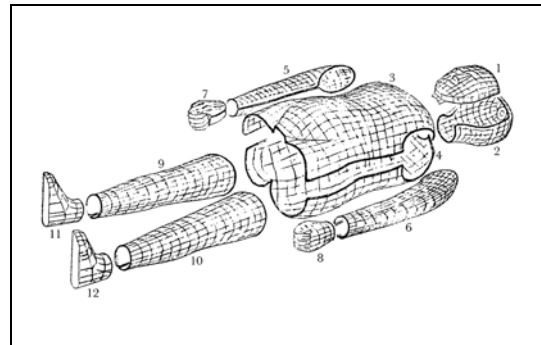
⁸ 同註 6，彩版一；圖 3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年），頁 116-117。

⁹ 臨沂縣文物組，〈山東臨沂劉疵墓出土的金縷玉面罩等〉，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2 期，頁 493。

兩襲金鑲衣終能重見人世，為歷來考古工作首度發現形制完備無缺的玉衣。¹⁰細察下，這兩襲玉衣的外貌，幾與人的體態相若，結構上可分為頭部、上衣、袴筒、手套和腳鞋等五部份。劉勝的玉衣，由 2498 大小玉片以金鑲編綴組成，頭部臉上琢作的五官清晰可辨；上衣的前片得見鼓起的腹部，後片的下側亦有突出的臀部；袴下的褲管依形編成筒狀，一如人的腿部。¹¹整體觀之，酷似現代按人體工學所綴編組合的模型。(圖一及圖線圖二)



圖一 西漢中期中山靖王劉勝金鑲玉衣
摘自《中國玉器全集 4》，頁 66 圖 87



線圖二 玉衣結構解剖圖
摘自《中國古玉圖釋》，頁 369 圖 233

相較下，劉妻竇綰的玉衣則有若干明顯的不同，其衣前與後兩片的組合，並未如劉勝依體態起伏而編製，大小玉片間亦非以金絲綴聯，係以纖織的絲帶粘貼組合而成，至於其他如頭飾、手套、袴筒、腳鞋等部位，則與劉勝同以金絲編綴無異。¹²何以獨獨上衣的編排需另眼看待或別具一格？研判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竇綰身為女性。據考，西漢中期的貴族，正瀰漫著崇奉仙道符讖之風，在世俗莫不爭言神仙方術的觀念下，男女自別於陰陽，乾坤應合於主從，是以竇綰玉衣的製作，因而異於劉勝的規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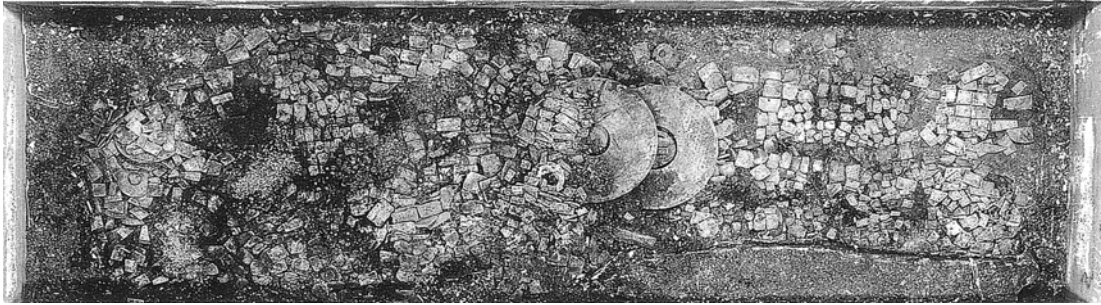
西漢早期南越王墓趙昧的「絲縷玉衣」，是繼上述劉勝夫婦墓兩襲「金鑲玉衣」之後，出土第三襲完備無缺的玉衣。據發掘時所見，其綴聯玉片的絲縷和用以襯底的麻布早已腐朽，幾全坍塌貼地，較可惜的是，玉衣頭套部份因被墓室頂部塌落的石塊所砸，破損嚴重，其他許多玉片亦多殘碎，但身體各部位尚可依形辨識。(圖二)經修復後統計，玉衣共由 2291 塊玉片編組而成，結構上分有頭套、上衣、袖筒、袴筒、腳鞋等六部分，其中頭套、手套和腳鞋的玉片均有四角鑽孔，俾以絲線連綴；其餘玉片則用麻布襯裡，在玉片上再以絲縷作交叉粘貼，沿邊並以絲帶作縱橫粘合而成，故稱之為

¹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專刊丁種第 20 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頁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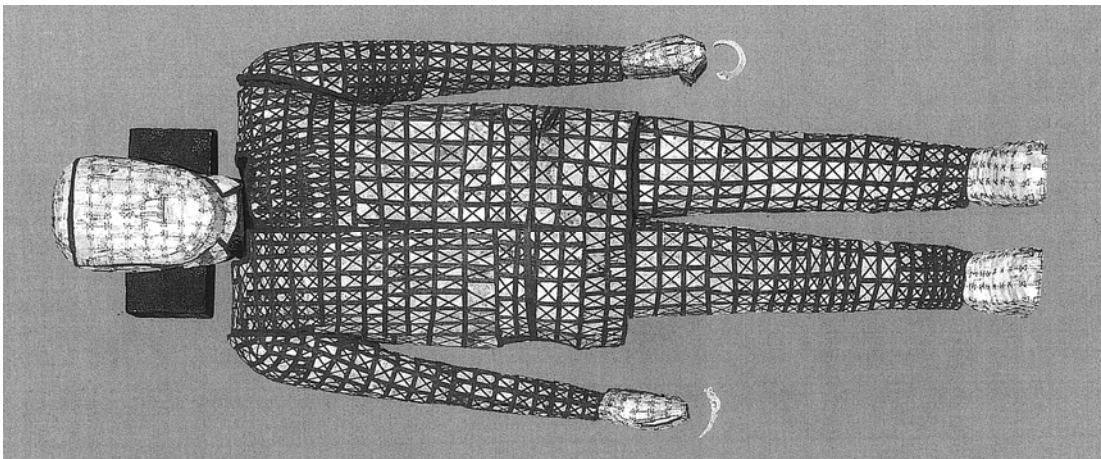
¹¹ 同上註，頁 344-345。

¹² 竇綰玉片共由 2160 大小玉片綴縫組合。同註 10，頁 346。

「絲縷玉衣」。¹³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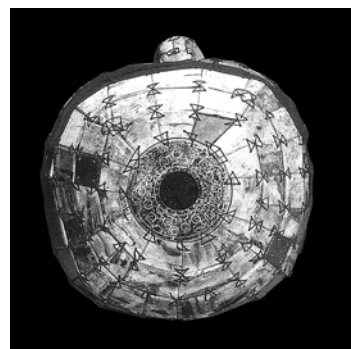


圖二 南越王墓趙昧玉衣出土情況
摘自《南越王墓玉器》，圖 5



圖三 南越王墓趙昧經修整復原的「絲縷玉衣」
摘自《南越王墓玉器》，圖 6

值得一提的是，經修整復原後的玉衣頭套上發現，在頭頂中心處，綴縫一塊直徑 7.4，孔徑 2.8 公分的渦紋玉璧。(圖四) 在璧的邊緣鑲有細孔，使之與週遭相倚的玉片，用絲線加以連綴。筆者以為，之所以在頭頂上置璧，係取璧中有孔，俾使亡魂經孔出竅而升天。¹⁴ 尤在漢俗修道登仙、其德配天的思想裡，密合的玉衣旨在保護形魄不朽，所暴露唯一未填塞之孔，即玉璧的中孔，將其治置在頭頂中心



圖四 南越王趙昧玉衣頭套頂部的「玉璧」

¹³ 林業強編輯，《南越王墓玉器》(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等聯合出版，廣州：西漢南越王「絲縷玉衣」的清理與復原)，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4 期，頁 67-68。

¹⁴ 據察，早在新石器時代甕棺葬俗中，多甕棺的頂部穿鑿一個小孔，其義應與利便死者靈魂出入有關。南越王玉衣頭頂留一璧孔，可能是承襲古來葬俗的遺韻。參考《南越王墓玉器》(前揭書)，頁 233。

的「百會」，正冀盼藉古來用以禮天的蒼璧之法力，協助貞魂出遊璧孔如曲通天門，終能直達天苑神境而得道成仙。

據載，歷來出土西漢的玉衣，多數用金縷編綴，部份用銀縷、銅縷，所用絲縷綴聯者，僅此南越王墓一例。¹⁵檢閱文獻《漢書》的記載，並未發現關於玉衣分有金縷、銀縷、銅縷或絲縷的區別，但目下所見凡皇帝的「玉襦」（即「玉衣」）或王侯的「玉匣」（亦「玉衣」）等，皆以金縷綴聯編製。¹⁶依此可見，在西漢時期貴族喪葬雖盛行玉衣之風，但對於行用金、銀、銅、絲各縷編綴的制度尚未確立，是以曾潛越稱帝的南越王趙昧，其玉衣何以不用金而用絲縷編綴，實毋庸訝異。直到東漢時，玉衣的分級才成為定制，如史載：皇帝使用金縷，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使用銀縷，大貴人、長公主則使用銅縷玉衣。¹⁷

玉衣是漢代皇帝及皇室貴族等專用的殮服；倘非皇廷的外戚、寵臣，即使受封為列侯，也只有層峰特賜下才能享有穿戴玉衣的哀榮。¹⁸據不完全的考古統計，兩漢皇族所用的玉衣計 15 人，若加諸南越王趙昧，應累計為 16 人；朝廷頒賜寵臣者 5 人；其他墓主不可考者 2 人。¹⁹歛以玉衣的制度綿長侈富，延用到曹魏黃初三年（公元 222），魏文帝曹丕下令廢除，究其因，可能與是時長年戰亂而百業蕭條，經濟不振和生產匱乏有關，故在今考古發掘中，迄未發現東漢以後的玉衣，²⁰亦可作為上述資料的佐證。

參、玉九竅塞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²¹所謂人之九竅，係指雙眼窩、雙耳孔、雙鼻孔、口部、肛門、陰部（性器官）等九個孔竅。完備的九竅塞，應包括雙眼蓋、雙耳瑱、雙鼻塞各二件，口塞，肛門塞、（男）生殖器罩或（女）陰戶塞各一件，共為九件。²²據考古報告所陳，凡完整不缺的九件九竅塞，多出土於葬以玉衣為殮服的高級墓中，如前論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即具完備無缺的九竅塞，皆屬玉

¹⁵ 盧兆蔭，〈秦、漢—南北朝玉器述要〉，刊《史國玉器全集 4》（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 8 月第一版），頁 7。

¹⁶ 詳如「大喪—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葬」所載，參閱（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著，《後漢書》（台北：宏業書局，1972 年 6 月），志六，禮儀下，頁 3141-3143。

¹⁷ 同上註，頁 3152。

¹⁸ 盧兆蔭，〈略論漢代喪葬用玉的發展與演變〉，刊鄧聰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 年），第 2 卷，頁 160。

¹⁹ 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台北：南天書局，1990 年），頁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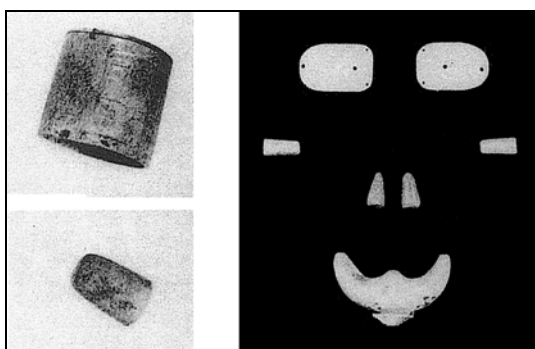
²⁰ 盧兆蔭，〈試論兩漢的玉衣〉，刊《考古》（北京：考古雜誌社），1981 年第 1 期，頁 51-58。

²¹ 引自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前揭書），頁 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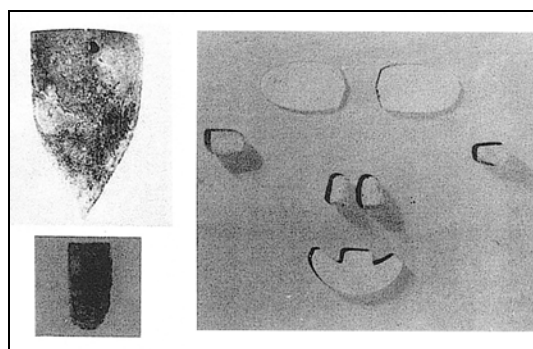
²² 同上註。

作。劉勝的眼蓋，作圓角長方形，其週邊及中部皆鑽有細孔俾以綴縫；雙耳瑱略作八角錐臺形；雙鼻塞為圓錐體形；口塞略呈月彎，內外側皆具覆斗形凸角；肛門塞作錐臺條狀；生殖器罩作中空圓筒狀，細察下，係以玉琮改製而成，其末端則加蓋封閉。²³（圖五）

劉妻竇綰的九竅塞同為玉作，與劉勝大同小異，（圖六）唯陰戶塞係作短小的尖首圭形，應為女性堵塞陰道專用。²⁴夫婦兩者的玉九竅塞，器形簡單而實用，器表皆平素無紋，但每件都經打磨拋光，顯見慎重。²⁵



圖五 中山靖王劉勝玉九竅塞
摘自《中國古玉圖釋》，頁 383 圖 243



圖六 劉勝夫人竇綰玉九竅塞
摘自《中國古玉圖釋》，頁 383 圖 243

至於廣州南越王趙昧，如前述既有完備的「絲縷玉衣」，但卻不見本應具備無缺的玉九竅塞，尤令人不解的是，在西側室竟發現殉人所用的玉作鼻塞單一件，相混於祭牲和殉人的骨堆裡。²⁶何以陪葬的殉人既用了玉鼻塞，而堂堂墓主南越王卻九件闕如，其因為何，頗費思量，有待進一步考證。

九竅塞之說，固不見《周禮》記載，但傳說具有護屍不朽之功，正因詭奇神祕，反而更令人奉行不渝。唯東漢墓葬多遭盜掘，故完備的玉九竅塞幾如鳳毛麟角，但從若干出土的單件如眼蓋、鼻塞、耳塞、肛門塞等考察，其形制功能與西漢時期基本相若。²⁷

肆、玉玲

²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前揭書），上冊，頁 139-140，圖 97。

²⁴ 同註 21，頁 384。

²⁵ 同註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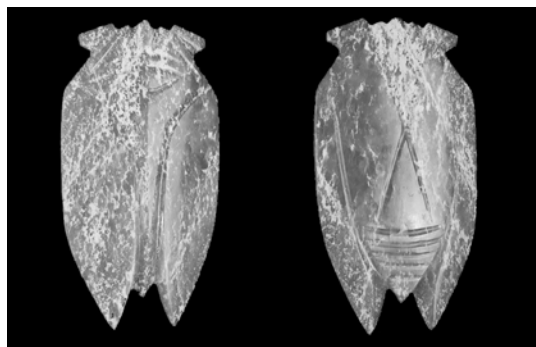
²⁶ 參閱「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登記表」，刊林業強編輯，《南越王墓玉器》（前揭書），頁 295-300。

²⁷ 盧兆蔭，〈秦、漢—南北朝玉器述要〉（前揭書），頁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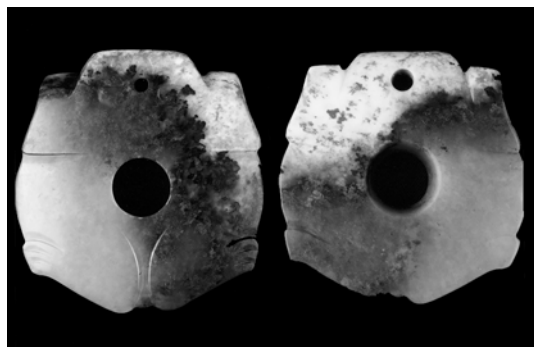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典瑞》載云：「大葬、共飯玉、含玉、贈玉。」鄭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齶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待命，則是璧形而小耳。」²⁸依此考釋所悉，在人死之後，其之「飯玉」，即將碎玉滲和米粒置於口中，或將「含玉」、「贈玉」置入口腔，由此見之，不使歿者空口受飢的葬俗由來久遠。

玉玲，係專為歿者含在口中的玉製品，形制種類多樣，如安陽大司空村殷墓的考古發掘，置於人架口中的玉玲有蟬形玉二件、玉魚九件、玉珠二件；同期墓葬亦見他者口玲玉貝、玉管等；山東洛陽劉台子西周早期墓葬，甚至發現口玲玉小型玉戈、玉鉞者。²⁹西漢時期的玉玲常見玉蟬，龍大淵《古玉圖譜》稱之為「玲蟬」。³⁰玉蟬的形制，在西漢早期較為簡要，如南昌老福山木槨墓出土的玉蟬，僅見形似蟬體的外廓，並未細刻頭部蟬眼及尾翼等；³¹至西漢晚期，對玉蟬的形象則考究逼真，如江蘇盱眙東陽漢墓的玉蟬，形寬體扁，蟬目突兀傳神，陰線細琢頭部、腹部和豐滿的羽翼，凝視待飛，栩栩如生。³²（圖七）

之所以常見蟬形玉玲，當有深遠的寓意，一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云「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³³蓋意取蟬之幼蟲入土變蛹，出土變蟬、展翅能飛。正如歿者靈魂脫離軀體形魄，將與蟬同蛻變成新的生命而伸翅飛天。類此「再生」的天賦，不外是亡者心生嚮往的來世，是以古來葬玉的玲蟬，具有形而上「蟬變」而幻化成「復生」的意義。



圖七 西漢晚期栩栩如生的玲蟬



圖八 西周晚期蛙形玉玲

²⁸ 台灣專家那志良先生以為，「璧」有兩釋：一者「肉倍好謂之璧」的璧；另者即「玉」之謂也。參閱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前揭書），頁356。

²⁹ 同上註，頁355。

³⁰ 同註28。

³¹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漢木槨墓〉，刊《考古》（北京：考古雜誌社），1965年第6期，頁268-272。

³²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刊《考古》（北京：考古雜誌社），1979年第5期，頁41-43。

³³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三》（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二版），卷84，頁2482。

長 6.31 寬 3.42 厚 0.82 公分
重 27.24 公克

台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提供

長 4.82 寬 4.68 厚 0.59 公分
重 22.93 公克

台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據考古資料顯示，寄予死後「蛻變」並幻化「再生」的玉玲，除玉蟬外，亦見其他不同形制者，如徐州子房山漢墓出土的玉玲，係一鏤雕的變形龍。³⁴已故學人趙鐵寒先生的研究指陳，古人稱謂「有角的蛇作龍，沒角的龍作蛇」，自古龍蛇本為一物。³⁵以今日生物學的觀點言之，蛇係一冬眠的爬蟲類動物，春陽以後將解皮而再生，故歿者口玲玉龍，一如人死後冀予脫胎重生。台北藏家八玉苑為本文研究，提供了西周晚期的蛙形玉玲，(圖八)其形體寬扁略圓如口舌，俐落簡明的大斜刀工，琢刻匍匐待躍的玉蛙，其寓動於靜的神態樸實可愛。蛙與蛇同，藉其冬眠俟春陽復甦的天賦本能，寓意於人死後再生的來世，其理一也。

伍、玉握

玉握，另稱「握玉」，意指歿者掌中握有的玉器。類此握俗，遠古早有，在新石器時代的墓葬曾發現，不少骨骸人手以獠牙或豬牙為握。³⁶(線圖三)商代墓葬屍骨手中，常發掘出或多或少的貝殼，由此可見商代握貝的葬俗頗為風行。³⁷(圖九)西周隨葬的手握器物，除少數個別墓葬仍沿襲舊俗握貝外，多數漸由玉石器物所取代，如山東濟陽劉台子墓發現，骨架的右手握著長 15.9，寬 3.6 公分的白玉匕一件；³⁸上村嶺虢國(M2017)墓主的左右手內，各握有一件圓柱形玉管。³⁹藏家八玉苑亦出示一對西周龍紋玉管，(圖一〇)其螺旋狀分佈的龍紋，概以雙線單斜坡的技法琢作，呈圓筒束腰、上下通心鑽孔的管狀，類此長條狀的形制便於掌握，在西周中期以後較為常見。

³⁴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子房山西漢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 4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頁 5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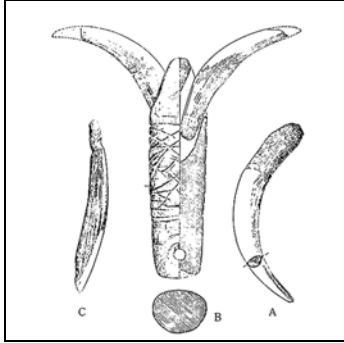
³⁵ 據研究指陳，「夏圖騰由蛇圖騰蛻化而來，(其)演變之跡，我們可以從夏后氏的姓名及其與龍的關係得到證明。」「夏后姓姁氏，姁與以、似、己、巳相通，本象蛇形。」「又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歸藏明夷云：昔夏后啟乘龍飛以登於天罍。龍蛇一物，以上三者當然也都是蛇圖騰與夏后氏有密切關係的最後證據。」參閱趙鐵寒，《古史考述》(台北：正中書局，1969 年 6 月台二版)，頁 77-87。有關龍蛇的神話，早在上古時已甚囂塵上，目下所見的文獻史載，如《山海經》、《國語》、《左傳》、《史記》中的〈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甚至《華陽國志·巴志》等，皆可察遠古時代龍蛇演繹的軌跡，甚或得以窺悉龍蛇的共相與共性中，所反映出相關文化史觀的奇光異彩。參閱黃建淳，〈試析西周人與龍鳳合雕的象生玉器〉，刊《淡江史學》，第 17 期(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6 年 8 月)，頁 1-23。

³⁶ 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前揭書)，頁 362。

³⁷ 同上註，頁 363。

³⁸ 同註 36，頁 362-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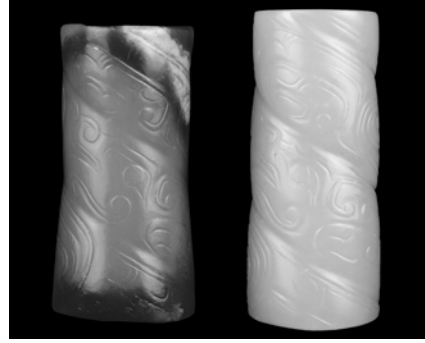
³⁹ 參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一卷，下，彩版 41-42。



線圖三 新石器時代大汶口墓
葬手握的獠牙
摘自《中國古玉圖釋》，頁 362
圖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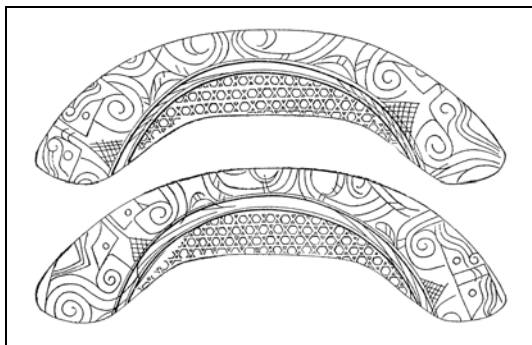


圖九 商代隨葬的握貝
(1-5.海貝，
6.銅貝，
7.陶貝，
8.骨貝)
台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提供



圖一〇 西周中期龍紋玉握
右：高 4.85 上徑 1.95
下徑 2.14 公分
重 39.77 公克
左：高 4.56 上徑 2.05
下徑 2.33 公分
重 41.28 公克
台北藏家八玉苑提供

時至西漢，用作握玉的形制種類相當多種，如徐州後樓山漢墓出土的兩件玉握，為雙龍首的玉璜。⁴⁰前述中山靖王劉勝及夫人竇綰所用的玉握，為片狀作璜形的玉器，細察其原件並非玉璜，係分別以夔龍蒲紋璧及鳳紋蒲汶璧改製而成。(線圖四)另所見南越王趙昧手掌的玉握，即兩件器形略有不同的長龍形玉觶。(圖一一)其中之一形體彎尾、尖長如牙，故另稱「衝牙」，「衝牙」本用以懸佩，但南越王卻用為握玉，可見當時隨葬的玉握器物，並無章法作嚴格的規範。



⁴⁰ 徐州博物館，〈徐州後樓山西漢墓發掘報告〉，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期，頁2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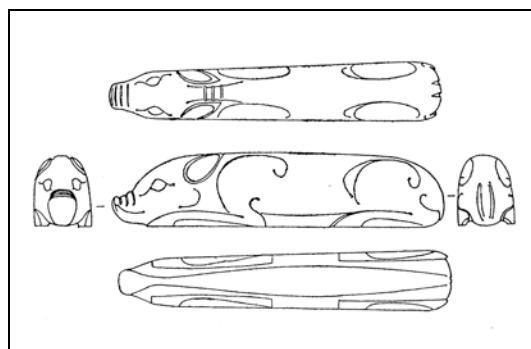
線圖四 中山靖王劉勝的璜形玉握
摘自《東亞玉器》，卷2，頁161，圖52.2

圖一一 南越王趙昧的玉握
摘自《南越王墓玉器》，頁234-235

其他漢墓出土的玉握固不在少數，然而最為常見的玉握卻是玉豬。據察，以玉豬作為隨葬玉握的風氣，應盛行在西漢中期以後至魏晉南北朝期間。⁴¹如江蘇連雲港、網疇莊漢木槨墓、河北定縣北莊漢墓，⁴²及山東巨野縣紅土山漢墓等，⁴³都出土不少精巧的玉豬。較典型的玉豬，器形簡單明瞭，僅一塊方柱形條狀玉料，上側琢作稍為渾圓，以為豬背，下側保留平直當作腹部。前端略尖，形作豬嘴和頭部，末端平順充為豬尾和臀部。全器以寥寥數刀，簡練的刻劃出豬的眼、耳、口、足及尾巴，呈伏臥狀，形象逼真，神態可掬。(圖一二及線圖五)



圖一二 山東巨野紅土山漢墓的玉握玉豬
摘自《中國玉器全集4》，頁88，圖118



線圖五 山東巨野紅土山漢墓的玉握玉豬
摘自《東亞玉器》，卷2，頁161，圖52.2

陸、玉覆面

「玉覆面」原名「綴玉幘目」，或簡稱為「幘目」。古制喪葬的禮俗中設有「幘目」一項，見《儀禮·士喪禮》載：「商祝掩、瑱、設幘目。」「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裡，著，組繫。」鄭玄注釋：「幘目，覆面者也、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⁴⁴意即裁取邊長一尺二寸，外黑裡紅共兩層的匹布，其夾層內還需填塞綿絮，並在邊角上綴縫細帶，俾在覆面後緊緊以免脫落，嗣在「幘目」的布上，綴縫若干玉飾，形象如眉、目、耳、鼻、口或牙等人面狀。由此可見，史載玉覆面的禮俗相當考究，正

⁴¹ 盧兆蔭，〈略論漢代喪葬用玉的發展與演變〉(前引文)，頁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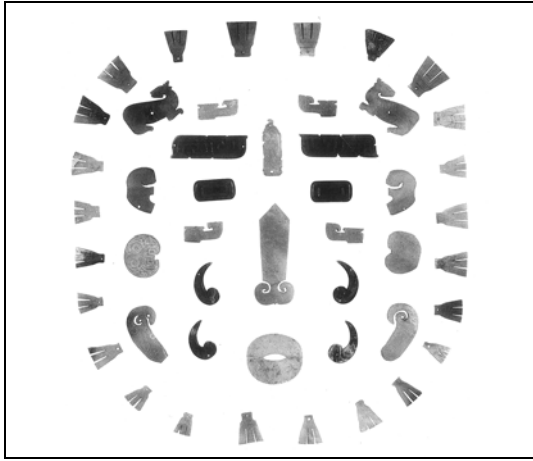
⁴² 那志良，《中國古玉圖釋》(前揭書)，頁364。

⁴³ 參閱《中國玉器全集4》(前揭書)，頁88，圖118「玉豬」。

⁴⁴ 同註42，頁354-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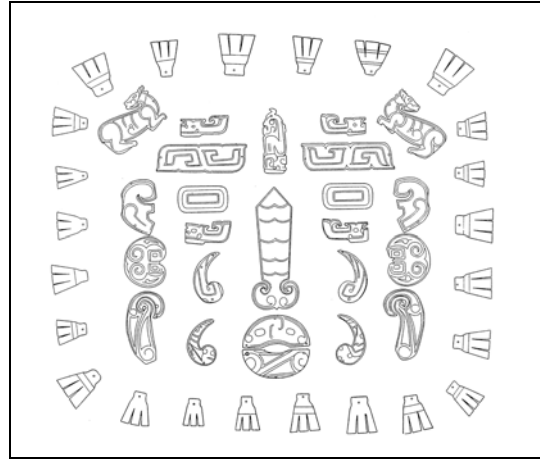
合《孟子·離婁》所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的慎終觀念。⁴⁵

依考古資料所悉，玉覆面成為葬玉的禮俗之一，應盛行於西周晚期，主要多發掘於各諸侯貴族的大墓中，僅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92及M62，即各出土了完備而精美的玉覆面。⁴⁶尤以後者（M62）屬晚期晚段的玉覆面最為典型，（圖一三及線圖六）共由48件形制各異的玉片所組成，自上而下的排列為額、眉、目、鼻、耳、頰、腮及嘴部計24件，除週邊的梯形綴片外，餘皆雕琢各類紋飾。如額角為虎形飾，額頭為簡略的人龍合體紋，眉為勾連雲紋，耳、頰、腮則飾有各異的幾何紋，鼻飾長8.5、寬3.3公分，鼻側穿孔，眉、眼皆以碧玉雕作，玉質上乘。⁴⁷



圖一三 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 M62 出土的玉覆面

摘自《晉侯古玉》，圖 17



線圖六 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 M62 出土的玉覆面

摘自《晉侯古玉》，圖 17-1

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中，亦不乏見諸各式樣的玉覆面，如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洛陽燒溝漢墓等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的各墓葬，出土了以不同形式的玉片，甚至是石片所組成的玉覆面。⁴⁸

至於漢代的玉覆面，似乎僅見於西漢中期以前，如早期的徐州房山漢墓的玉覆面，經復原後統計，係由 22 件穿孔及 1 件未穿孔的各形玉片所排列組成，其所象徵的額頭、眼蓋、耳部、耳璫、長鼻、口部、臉頰等各部份，配置清晰，構件考究。⁴⁹（線圖七）

⁴⁵ 《孟子譯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7年5月），見「離婁章句下」，頁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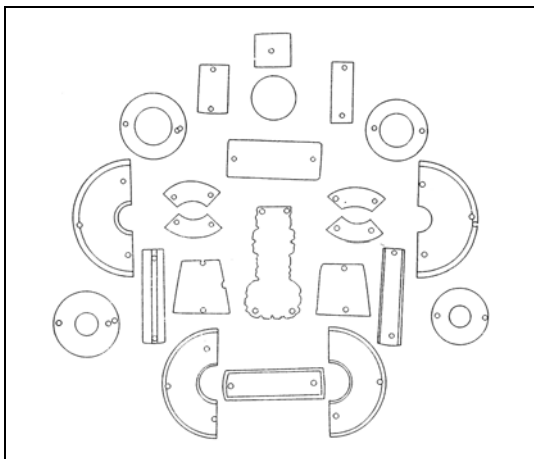
⁴⁶ 《晉侯古玉》（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2002年11月），圖15、17。

⁴⁷ 同上註，頁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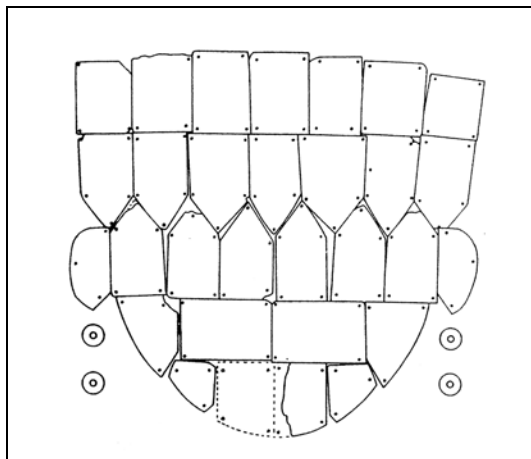
⁴⁸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116-124。

⁴⁹ 李銀德，〈徐州出土西漢玉面罩的復原研究〉，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期，頁46-49。

察其造型風格和編製的方法，與前述西周晉侯墓的玉覆面相較，頗具同工異曲之妙，由此或可窺悉兩者前後承襲的關係。



線圖七 徐州子房山漢墓的玉覆面
摘自《東亞玉器》，卷2，頁159，圖52.1



線圖八 徐州後樓山漢墓的玉覆面
摘自《東亞玉器》，卷2，頁159，圖52.1

另一同屬（西漢）早期的徐州後樓山漢墓，也發掘一襲由33件玉片綴縫而成的玉覆面。⁵⁰（線圖八）值得注意的是，經復原後所見的面貌，其頭頂平齊如直線，下部內收漸成圓弧形，整體觀之，徒具人臉的輪廓象徵，但應有的眉、眼、耳、鼻、口等五官卻不見具象，僅在雙耳部位的下側，發現一對用以填塞的耳璫。論其風格和製作方法，與此前所述的玉覆面大異其趣，但細察下，卻和嗣後發展成玉衣頭套的形制頗為類似，因而或可將其視為從玉覆面過渡到玉衣頭套的形制之一，此對探索玉衣形成的程序，別具重要的根據和意義。

大體而言，行用玉覆面的葬俗，早見於先秦各墓，直至西漢中期以後漸趨式微，取而代之者，即縷綴的玉衣頭套，也因而得以窺見古來葬俗演變的軌跡。

柒、玉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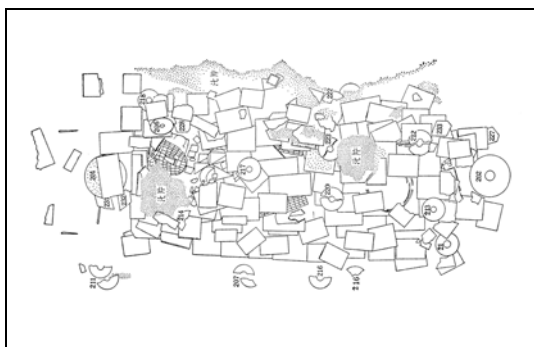
玉棺，並非意指全以玉材雕鑿而成的玉棺，事實上，自古以來也從未見有如此龐大而足以鑿作成棺的玉料。此之謂「玉棺」，係指所發掘漢代貴族的墓葬中，多發現在漆棺上刻意鑲嵌多枚玉版或玉璧，形成一具滿佈玉飾的漆棺，故而名曰「玉棺」。玉棺之名，也見諸《後漢書·王喬傳》：顯宗時王喬為葉令，「喬有神術，……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召

⁵⁰ 徐州博物館，〈徐州後樓山西漢墓發掘報告〉（前引文），頁40。

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⁵¹這段史載固不免滲有誇張性的神話語意，但依此也不難想見，是時漢俗嚮往玉棺得能守護魂魄而升天成仙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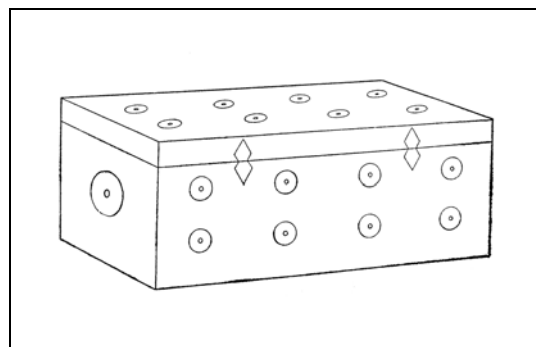
歷來考古發掘若干漢代的墓葬，幾皆發現漆棺上多鑲嵌各類的玉版。徐州獅子山西漢王陵的棺內，即排滿了方形、菱形、長方形、三角形等各式的大小玉版，經統計有 1500 餘片，數量相當可觀。⁵²所有玉版概以碧玉製成，琢作嚴謹規整，倘加以併合，尚能辨識所組成的圖案；資料顯示，部份玉版為圓形帶孔的玉璧，璧上的紋飾分有內外兩區，外區為獸面分以左右雙身的龍紋，內區則滿佈排列整齊的穀紋。⁵³這 1500 多片玉版，經完整的併合後，洽為一具鑲滿玉飾的漆棺，但多因長年久埋的朽蝕，或因盜墓者的侵擾，故一窺玉棺完美無缺的堂奧已不可得。

前文指陳的中山王后竇綰，其漆棺因未遭盜擾而倖存完整。漆棺的內壁，共鑲嵌 192 塊玉版，排列於棺內各部位；(線圖九)棺的外壁共用 26 枚玉璧，鑲置於各面部位：棺首及棺足各嵌一枚大型玉璧，棺蓋及其左右兩側計三面，每面各鑲嵌 8 枚小型玉璧。(線圖一〇)綜觀全棺大小玉璧排列整齊、分佈均勻，可謂名符其實的「玉棺」。



線圖九 西漢中山王后竇綰漆棺內鑲玉出土情況

摘自《東亞玉器》，卷 2，頁 163，圖 52.3



線圖一〇 復原西漢中山王后竇綰漆棺外鑲嵌玉璧示意圖

摘自《東亞玉器》，卷 2，頁 159，圖 52.1

考古上發現，即使部份「玉棺」，並無實際的鑲上玉版或嵌上玉璧，但卻也在漆棺的外壁上，彩繪了令人矚目的大壁。如所見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漆棺，在其足檔上繪製一巨型的穀紋壁，襯以二虎相背及雙龍騰越，用以繫壁的綬帶分垂兩側，雙龍蜷曲穿

⁵¹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前揭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頁 2712。

⁵² 盧兆蔭，〈略論漢代喪葬用玉的發展與演變〉(前引文)，頁 163。

⁵³ 同上註。

璧而過，其龍騰虎躍、氣勢磅礴的圖象，一如瑞獸神馳於天苑仙境中。(線圖一一)以今日的審美觀點而言，其所呈現仙道神異的藝術構圖，確實魅力十足引人側目。但在史觀上，其所蘊涵的「蒼璧禮天」，本是古制崇祀天神的禮器，蒼璧以玉色及其形制，配合陰陽五行的觀念，結合龍虎神獸以讎驅鬼，當助益於墓主靈魂得能曲通九霄，終以成道登仙的意義歷久彌新。



線圖一一 西漢長沙馬王堆一號墓漆棺足檔彩繪示意圖

摘自《輝煌不朽漢珍寶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台北：光復書局，1995年10月二版)，頁152。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漆棺內外鑲嵌玉璧外，往往也發現穿戴玉衣的墓主，在其胸上與背下皆鋪墊許多大小玉璧。以廣州南越王墓最為典型，據考古報告指出，墓主趙昧玉衣下的背部，即墊有五枚大型玉璧，上從頭套下到腿足，縱列成行。(圖一四)察其玉壁上粘有朱紅色的棺漆殘痕，從而證實該五枚玉璧，是在墓主入殮以前鋪陳的。⁵⁴另在玉衣的胸腹上，亦見鋪蓋六枚大璧和四枚小璧。(圖一五)不僅止於此，南越王入殮前，係以裸體之身穿著玉衣，在裹合綴縫玉衣前，其赤裸的遺體上還鋪陳十四枚玉璧。⁵⁵算來趙昧玉衣的內外，共有29枚大小玉璧；又在其棺槨的頭箱內，藏有大璧七枚，在足箱中有玉璧二枚、陶璧一百三十九枚。⁵⁶僅在南越王的主槨室內，就鋪藏大量的玉璧、陶璧，可見「璧」在是時葬俗中的重要性非比尋常。一如上述，禮天的璧將掖助於墓主幽魂曲通闔閭，直達於天門玄圃的仙苑神境。類此崇道求仙的用玉信仰，不愧為斯時葬玉斂屍的重要本質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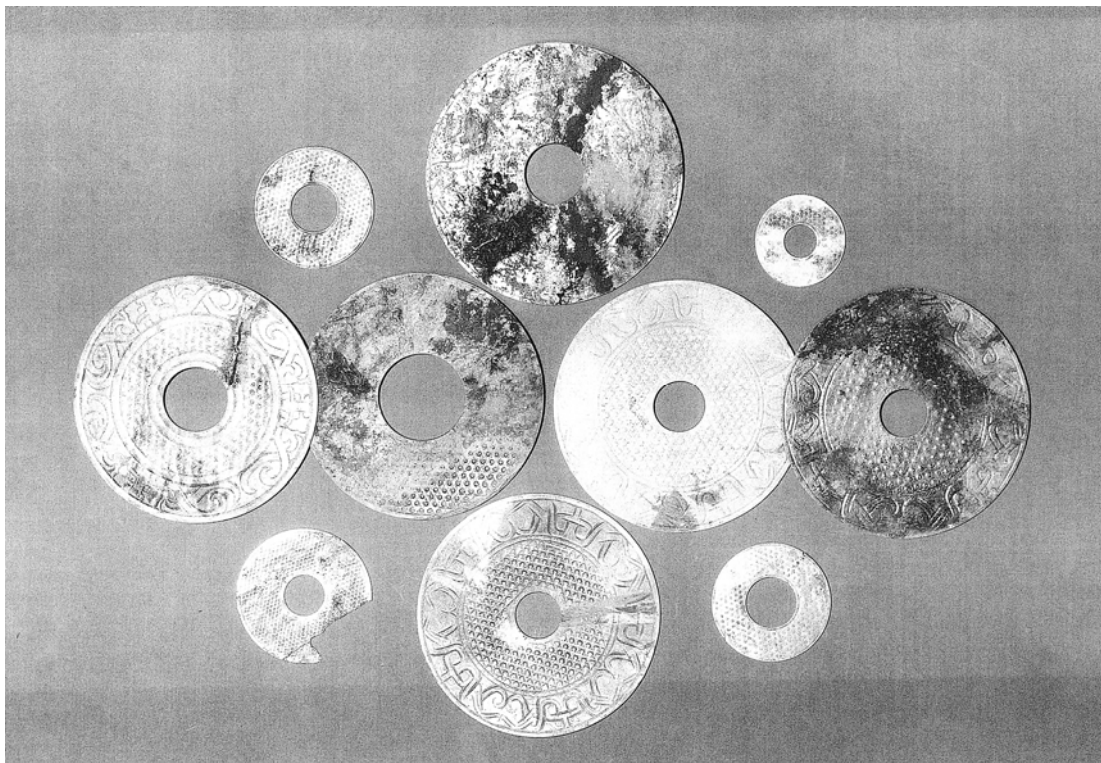


圖一四 西漢南越王趙昧玉衣上所鋪設的五枚玉璧
摘自《南越王墓玉器》，圖29

⁵⁴ 麥英豪，〈漢玉大觀—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玉器概述〉，刊林業強編輯，《南越王墓玉器》(前揭書)，頁42。

⁵⁵ 同上註，頁45。

⁵⁶ 同註54，頁44-45。



圖一五 西漢南越王趙昧玉衣上所鋪設的十枚玉璧
摘自《南越王墓玉器》，圖 44

捌、結論

據研究顯示，早在遠古時代的宗教活動中，不乏奉玉賄神獻祖的考證。⁵⁷在漢代，皇室宮廷瀰漫著崇奉仙道符讖之風，世俗爭言神仙方術，寵鬼迎神每為常態，⁵⁸也由此衍生出許多神仙魑魅的玉器文化，「有道之士，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蛻焉，身雖死而真身不亡」，⁵⁹其義或可謂為漢代貴族對生死價值「超塵出世」的思維，但相對而言，也可喻為嚮往「長生不死」的一種企圖。人的一生，最大的恐懼之一可能是死別，正因為對死別的抗拒，從而演化出對生命的愛慕，所以，「靈魂不滅」的領域，實為「人世再生」的比喻，這是源自於對生者的眷戀和執著。

⁵⁷ 島邦南，《殷墟卜辭綜類》（台北：泰順書局，1970年二版），頁418。

⁵⁸ 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同註51，頁2075。

⁵⁹ 引自尤仁德，〈中國古玉文化學和美學論略〉，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玉》（香港：兩木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5。

是以探究玉器的發展及其內涵，與時代的文化和思想當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性。作玉器研究，唯有掌握時空的條理脈絡，方能窺悉斯時玉器文化的本質和流變，其結果，除可作為既有史載的佐證外，更甚者，或能彌補文獻不足的缺憾，類此透過文物和文獻互勘之功，得能理通義瑩而心領神會，亦為本文研究的心得之一。

當然，千古攸攸以玉事神的漢玉，絕不僅止於本文所陳的葬玉範疇而已，他如驅疫逐鬼、避邪厭勝，或延年益壽、羽化登仙的信仰下，所化為各式樣的相關玉作，如辟邪、神獸、羽人、玉人，剛卯、嚴卯、鋪首、玉勝等更僕難數，甚至包含若干玉器上的特殊紋飾，亦不外斯時避兇趨吉、求仙惡死的思想表現，由於篇幅之限，相關的領域容另文論列。

無論如何，本文在探索漢代以玉斂屍的觀念中得悉，漢人透過高度神化的玉器，幻化成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昇華為不畏死亡的解放，從而獲得永生的快樂。固然各種葬玉充滿了生動而詭奇的神仙思想，但所呈現「生時長生，死後昇仙」的人生觀與生死觀，正寓意著死亡並非生命的歸宿，而是神仙世界新生的開始，其意義不但孕育了天與人、神與人的相應關係，也因而建立了人與人間的相諧關係。是以葬玉所表現的鬼神世界，其實就是人間世界；透過對鬼神世界的知能，以強化人間世界正面而樂觀的生活意志，不外正闡述了古來神祕的天命史觀，也解析了深奧的哲學命題。爰是之故，深邃的玉器文化非但楚楚不凡，更是中華民族的瑰寶，萬古留芳。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about Burial Jades in Han Dynasty

Huang Jiann-chen*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Jade cultu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s a result of advanced archaeology technology and extensive jade excav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ade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many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it is still full of charm and attraction. The profound and unique jade culture is super-temporal and imperishable.

Han Dynasty (206B.C. ~ 220A.D.) reached the peak of Chinese jade evolution history. The ritual jades and burial jades at that time created characteristic art style.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have done many researches on Han jades and already gotten plenteous performance. The article puts emphasis on burial jades. Archaeology literature is used for references for analyzing the burial convenances at that time. Based on the past research effort, some thoughts and appropriate evaluation would be presented.

Keywords: burial (斂葬), burial jades (葬玉), jade shroud (玉衣), set of nine plugs (玉九竅塞), mouth piece for the deceased (玉琀), the jade hold in hands for the deceased (玉握), the jade pieces for face covering (玉覆面), jade coffin (玉棺), Bi disc (玉璧)

* Huang Jiann-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